

# 心安即是福

楊福成



開車沿着濟南南部山區的山道一直往西南走，蜿蜒曲折，行約兩個小時，就到了一個叫馬套莊地方。

這兒風景優美，山上樹木蔥蘢，並且，樹木顏色還不相同，有遠有近，自然分出層次來，頗像一幅絕美的山水畫卷。

剛下車，朋友就指着山頂的一塊大石頭說：「看，那兒像不像一尊佛，下面是一個蓮花座！」

我們放眼望去，都說像，太像了，就是一尊佛。

朋友說，這尊佛就正對着他的別墅，保佑着他。

有一天，夕陽西下，太陽正好落在佛的後面，金光閃閃，就像佛光普照，他驚呆了，準備拿出相機將這一奇景拍下來。

但等他準備好，太陽已經下山了……

中午，我們筆會結束，到別墅下面的農家院去吃飯。

這家飯館的老闆姓張，他不僅開飯店，而且還收藏了很多奇石。我們在他

的奇石館裏轉來轉去，最後到了一間神秘的小屋裏，這裏焚香供着一塊極為珍貴的奇石。

朋友指着這塊石頭說：「你們看，下面是不是觀音，上面還有一條龍。」我們仔細一看，還真是。

張老闆說：「這塊石頭是從泰山上找到的，運來後就把它供了起來，有了它，比供什麼佛都強。」

張老闆的生意很紅火，每年的收入相當可觀。張老闆覺得他如此走運，就是這塊石頭在保佑着他。

其實，張老闆供的就是一塊石頭，他之所以天天焚香跪拜，求的只是個心安。

如何才能心安？當官的一心為公不以權謀私，做生意的不賣假貨不哄抬物價，醫生以治病救人為宗旨不賣假藥……

亦可簡化為，不害人，對人好，就能心安。

有句話說得好，「身安不如心安，屋寬不如心寬」，心善必心安，心安了，自然會寬。

心安即是福，心安是活着最美好的狀態。

願世人皆能心安。

# 名店老爺爺

小雪



住在巴黎這個時尚之都，總會有朋友讓我幫着看看這樣那樣的流行手袋。慢慢的，去得多了，也認識了手袋名店裏的銷售老爺爺。

說他是老爺爺，他可能年紀還真的不算大。老爺爺的皮膚保養得比很多中年人都好，白白嫩嫩皺紋很少，戴上細細的金邊眼鏡，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樣子，只是灰白色的頭髮讓他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大一些，所以我總是親切地叫他老爺爺。

如果我隔了幾個月不去看他，他便會把我忘記了。他的顧客衆多，我並不介意這個事情。我會提醒他上一次我來買了個什麼手袋，他給我講了個什麼故事，他便會恍然大悟的樣子，然後說：「噢，我想起來了，你

變了髮型了，我都不認得了。」呢，事實上呢，我當然沒有換髮型，但我也會附和着他說：「對呀，頭髮長長了。」

一邊給我拿我詢問的東西，老爺爺總會跟我聊家常，故意裝出真的想起我的樣子，但最終暴露他確實是把我忘記了或者記錯了的事實。比如說，他會問：「你朋友呢？每次和你一起來的那位女士？」但是我一向都是和先生或者女兒一起的，我也不會說破：「我就記得你們總是一起的！」他笑起來的樣子讓我想起了武俠劇裏的「老頑童」。

老爺爺是那種你買不買他的東西他都很開心的人。他所在的品牌歷史悠久，店裏有很多稀奇的陳列品，我總會好奇地問問這問問那。比如最近牆上新掛了一個架子，上面全是紅色的信封封印。老爺爺告訴我，這些

都是各個皇家貴族成員寫信時專屬的封印，而這個品牌最早期的創始人是特別熱愛收集古董的，所以便收藏了這些封印，每一個封印後面都會有一個故事、一個人物。我認真地端詳着每一個封印，猜想着這個封印背後的那封信，講的是歡喜還是悲傷。

沒有其他客人的時候，老爺爺會跟我聊上很久。我喜歡聽他說故事，侃侃而談的樣子。他喜歡繪聲繪色地講，看我一副聽得很認真。比起推銷和展示商品給客人，看得出來，老爺爺更喜歡看到客人真正願意去了解這個品牌背後創作的歷史或者當下的新品創意。他也總是津津樂道，如數家珍，一臉自豪滿足的樣子。就購物而言，比起收穫一個最流行的手袋，我更愛它背後的故事。這便是在巴黎，法國品牌能給你不一樣的體驗。如果來到這裏，記得來體會一下。

# 王道士——是他揭開敦煌的秘密

白頭翁



這個世界上沒人見過王道士。

但這個世界上有不少人恨王道士。

王道士猥瑣乾瘦，一臉老皮，眼小無光，眯着的眼睛中透着迷惘無奈，善良中有狡黠和執著。額上有極明顯的三道深紋，看出其有飽經風霜的經歷。身高不過四尺多，比胖人的腰圍還短，算上他穿的埋埋汰汰的粗棉布道袍也不會超過四十五公斤，讓人擔心西北的沙塵暴能把他揚起捲走。但就是他在一百一十六年前五月二十六日的一個意外發現，成就了中國乃至世界最偉大的考古發現。我們現在評的每年一度的全國和世界十大考古發現算什麼？那天，就是這個貌不驚人且有些卑微的王道士發現了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就是這個王道士開辟了一扇通往世界文化寶庫的大門。就是這個王道士。

一九二七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一八六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為王道士拍下了一張並不成功但卻十分珍奇的照片，誰知道王道士眯着本來就有些「鼠目」的雙眼，望着那遠處的敦煌石窟在想什麼？這個死後被「鎮壓」在僧人圓寂塔下的道士，哪裏會想到死後百年依然會毀譽參半，依然讓人切齒痛恨呢？

王道士的真名叫王圓祿，湖北麻城人。我推測其家境破落，貧寒到不得不從軍吃糧。因為王道士粗通文字，有一些文字歷史方面的知識，否則文盲，即使打開藏經洞，也會把那一洞的寶貝當作引火燒灶用的乾柴。看他那鼠目獐猴樣，估計在家也是個姥姥不疼舅舅不親的孩子，送去當兵，生死由他去。這就導致王圓祿退役以後也不回他湖北老家，而是就地謀生，現在所有文獻中皆無王圓祿念家念父母之詞，推斷他從軍之時便斬情斷意，家不留人，人亦不再戀家。

艱難，只有被流沙埋半截的小寺，那座不知何年何人建的小廟還空着，王道士就住進去，他把小廟改為道觀，似乎還起過一個觀號，然已不可考。

王道士一貧如洗，三餐不保，飢寒交迫。那時候莫高窟幾乎淹沒在流沙與荒草之中，人跡罕見，孤狼出沒，黃沙漫漫，與外界隔絕。

但王道士有道術，他一是傳教，二是通道，三是會看相算命，占卜冠名，漸漸王道士的信徒多了，進觀求教的多了，觀中香火旺了，王道士儼然為莫高窟的掌門人了。

王道士把化緣所得，做道場所得，請人來打掃清除莫高窟中的積沙，修補殘缺的石窟，清理道路，莫高窟漸漸有了人氣。

至此，王道士開始活得有滋有味。衣食不愁，香火不斷，信徒不少，略有餘錢，可以僱人清理洞窟中的流沙，動物的巢穴糞便，還僱人抄寫洞窟中的佛語，修補洞窟中殘缺的雕像，迎着那莫高窟沙丘頂上的餘暉，王道士在新修的窟前小路上走起來都像紳士一樣邁起四方步來了。

我查閱了一下我所能及的資料，世界上所有人類文明的重大發現，幾乎都是在極其偶然的時候被無意中發現的，王道士的發現也證實了這一點。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僱人在離他住的下寺往北幾十米遠的三層樓洞窟掃掃完畢，這三層樓洞窟現在編為莫高窟第十六窟，它的甬道北壁出現了一道裂縫，清潔人告訴王道士，王道士並沒有多注意。後來王道士又僱了一位老人在甬道內抄寫經書。坦率地說，王道士是位虔誠的宗教主義者，出家無所求，只是求平安，對佛道是發自內心的信仰和奉上。那位老先生邊抄寫經文，邊吸旱煙，旱煙是一袋一袋抽，為方便點煙，他點燃編成一根長辮子的芨芨草，無意之中他發現芨芨草燃燒後的青煙順着洞壁上的一條縫隙灌進去。



王道士

網絡圖片

王道士驚呆了，他軟塌塌地順着洞壁坐在地上，他是被嚇壞了，嚇得魂魄出體，在搖曳的燈影裏，他判斷出這裏是滿滿一窟寶貝，是祖先修行積存下的珍寶，是佛祖和天師把他引到這裏。實事求是地說，王道士不是個視財如命、貪財忘義的人，就是憎恨他的人也得這麼說，他攢下的錢都貢獻給莫高窟了，都花在修佛抄經上。沒有任何記載說王道士發了橫財，買房子置地娶妻捐官。王道士不知這一石窟的寶貝值多少錢？是多大的寶？但他知道這些寶物歸他所有，至少是今夜明天。王道士真是個出家的善人，迎着第二天初升的朝陽，他想怎麼把祖先留下來的寶貝獻出去，獻給朝廷，他認為朝廷就是國家。何恨王道士之有？現今王道士這樣大公無私捐獻一屋子國寶的人有嗎？

王道士鑽進他發現的藏經洞內，輕輕拂去經卷上的浮土，打開放在上面的幾卷翻閱起來。王道士有些激動，有些燥熱，他脫去髒髒的道袍，一卷一卷地翻閱着，沒人知道他懂不懂，連他自己也鬧不清楚他到底看明白沒有，一種潛意識告訴他要告訴官府，要告訴朝廷。不是誇王道士，就是讓憎恨他的人評說，現在有誰一個人發現了一洞國寶，大致有五萬件，件件都是隋唐五代、宋元時期的珍世古董，沒有人知曉，沒有人發覺，第一意識是趕快報告政府，報告國家？王道士也。

幾天以後，王道士肩上揹着一個粗布褡褳，裏面放着他選出來的幾卷「大書」和經書，王道士風塵僕僕地趕到縣城，雖然縣衙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但他終於把那些珍貴的文物送進去了，他要求政府趕快接管這些「古物」，要求朝廷盡快把它們運走，放進國庫。王道士夠辛苦的，一路風塵又走回來。估計把這個又瘦、又小、又乾巴的出家人累得夠嗆。

日子過得就像黨河的水，沒有波瀾沒有喧嘩。每天早晨王道士都早早地去巡視那一洞窟的寶貝，越看他越覺得放在他這裏不安全，他有責任提醒朝廷。他直接面對的朝廷就是縣衙門，他不只一次地帶着盡量多盡量好的「古物」去送給縣令，懇請縣令往上升送，以期引起朝廷的重視。每一次都跑得筋疲力盡，每一次都跑得灰頭土臉。整整七年，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七年，王道士終於感到無奈了，厭倦了，傷心了。他已記不清楚跑了多少趟衙門，送了多少件「古物」，說了多少乞求重視的話，遭了多少白眼，撞了多少釘子。王道士又給府裏、省裏上書報告，能想到的辦法他都使了，力盡矣，七年間沒有任何一級官吏有任何回答，沒有引起任何一級政府任何重視。

王道士是有名有姓第一位不遺餘力奔走呼號，要求朝廷、政府修繕莫高窟保護藏經洞的人。王道士是第一位無怨無悔不計任何回報地要求朝廷、要求政府趕快把藏經洞中的文物妥善保管妥善安置的人。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聞。王道士盡力矣，王道士力盡矣。

(上)

# 品嘗蘇州美饌

愛玲



春夏之交朋友出遊，心境與景色一樣美好。瀕臨太湖的蘇州，不啻是旅遊勝地，也是美食的天堂。我等在「秀絕冠江南」的木瀆古鎮遊覽一天，自然不能放過「舌尖上的誘惑」，走進湖邊一家古色古香的餐館，登上二樓，一邊講跑堂介紹餐食、一邊歇腳品茗，兼顧欣賞窗外美景。

首先上桌的是「松鼠鱖魚」，據說此乃當今古流行茶葉入饌，蘇州西山特產碧螺春名揚天下，以新上市的碧螺春名茶的清香，與新鮮出水的湖蝦仁一起烹調，可謂雕蟲蝨蛤珠聯璧合，自然味美之極。江南美食的「食不厭精」也由此可見。

第三道是「母油船鴨」，這是蘇州船宴中一款主打菜。它是將整隻鴨子滾油後，放入香菇、冬筍、肉絲等，再澆入著名的蘇州母油——將優質醬油從盛夏曬到秋末，擇其最好的一層「母油」在砂鍋裏慢慢燉製而成。鴨內的醬紅、冬筍的潔白、豬肉的粉紅、香菇的烏黑和青菜的碧綠巧妙搭配、互相滲透，堪稱甘旨肥濃，金齏玉脍矣。

接着端上來的是冷菜拼盤滷汁豆腐乾和冬筍乾。這道蜜餞滷汁豆腐乾，烏亮、細膩，有彈性，吃來滷汁豐富、鮮甜軟糯，味美綿長，營養豐富。據說製作極其複雜，它選用優質圓形大豆，歷經備料、除雜、浸泡、磨漿、甩漿、煮漿、凝固、壓榨、成型、油炸、滴煮、冷卻等工藝，不啻是筵席滿菜，還是當地人的家常小菜。見店裏有成品包裝，我等買來不少作為手信饋贈親友。

只聞一聲吆喝，隨着木樓梯噔噔作響，店家特別推薦的蘇州著名美食——「斑肝湯」，又稱「肥肺湯」——終於閃亮登場，此乃太湖流域傳統名菜，但見魚肝肥嫩、魚肉鮮香，入口即化，湯清味美、勝於雞湯。夥計在一旁介紹，鮑魚係太湖特產，以魚肝肥嫩、魚肉細膩著稱。因魚背呈青灰色且有斑點，又稱「斑魚」，取其肝做湯，配以火腿、香菇、筍片等精烹細熬，向為江南珍饈，列入《中國名菜譜》。大夥一邊慢慢品嘗，一邊唧唧咕咕唇意猶未盡，真乃鳳髓龍肝一觀湯也！

「如果你們秋天來，鮑魚味道更美了！」見我們聽得入味，夥計乘興講起一段名人軼事來。他說，上世紀二十年代某個中秋，國民黨元老于右任伉儷偕友人遊覽太湖，在木瀆鎮一家飯店用膳，對這道「斑肝湯」讚不絕口，還請來老闆介紹此湯的來歷與做法，興奮之餘即席賦詩曰：「老桂花開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歸舟木瀆猶堪記，多謝石家鮑肺湯。」

# 愧對母親

宋志堅



本世紀初，妻子買新股，有一次中籤。母親大概也聽人說過，新股中籤可以賺錢，她對我說，這中籤的股票，以後買了賺了錢，也分一點給她，讓她高興高興。我知道母親想要的並不是錢，她只是想分享喜悅。我們平時拿錢給她或寄錢給她，她都積攢着沒有花，說以後辦她的喪事，不要再讓子女花錢。我知道她的習性，也就滿口答應。當時有朋友說，那中籤的新股可以漲到二十幾元，因為沒有漲到那個數，妻子就不甘願賣掉，以後一直下跌，也就一直沒有賣，直到母親去世，我都沒能讓她「高興高興」。她或許早就忘了此事，我卻總是於心不安。事後常想，我為什麼不能弄個「美麗的謊言」，說這股票賣了，賺了萬餘元，即使拿幾百元給她也行，即使她回老家之後寄給她也行。我為什麼就那麼刻板？

母親曾來福州定居四次，總共十年。她對老家的鄰居與親友說，第一次是乘硬臥來的，第二次是乘軟臥來的，第三次是乘飛機來的，第四次也乘飛機來，由孫子孫媳到福州旅行結婚時護送着來的。女兒上大學後，母親對我說，她該回老家了，再不回去就要回不去了。我懂得她的意思，那年她已是八十七歲高齡，她想葉落歸根。湊巧二姐他們也要從福州回老家去，我就順便讓他們護送回去了。那時沒有動車，火車要十幾個小時，乘的是硬臥，但我想，頭天下午

上車，次日清晨到站，就在火車上睡一夜，還有二姐護着，也就沒有在意。次日得到的資訊，外甥在杭州接車時，母親已經疲憊不堪了。事後常想，母親不可能再來福州，這是最後一次，我為什麼就不能買兩張機票，自己專程送她回去，給她的福州之行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這不是我沒有能力做到的事呀！

父親去世之時方才六十六歲，那時候，我們兄弟姊妹的經濟條件都相當有限，我還在受着疾病的折磨與煎熬，我們沒能讓父親過上一天好日子。母親活到九十歲，她乘過飛機，住過「洋房」，看過電視，用過空調，所有這些，今天的人都稱奇，但父親都未曾享受過。所以我們都說，父親不如母親有福氣。然而，母親去世近十年來，每當我想到以上兩件事，就感到愧對一個「孝」字。

孝是什麼？孝不是做給別人看的，它應當發自內心，出於真誠；孝亦毋須「臥冰求鯉」、「郭巨埋兒」，卻體現於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未曾想到也好，未曾顧及也罷，疏漏的點點滴滴都會使「孝」打折減分。母親養育我們，乃是全身心的投入，她對子女的關愛無微不至。母親老了，需要我們之時，我真的就盡心盡力，體貼入微嗎？

今年農曆四月初十，即西曆五月十六日，是母親的百歲冥誕。在母親的亡靈面前，我想說的就是這兩件已在我的心頭纏結多年的往事。「子欲養而親不待」，我這才體會到《韓詩外傳》中這句話的沉痛，這是無法彌補的愧疚。

瞧王圓祿那一米六〇以下的身材，在西北甘肅青海一帶當兵也不會被提拔為軍官，兵役一滿，自尋出路。王圓祿經哪位大師點化，在哪座觀中為道皆不知。在發現藏經洞前，王圓祿可能活得就像河西走廊黨河西岸的田鼠，誰會注意他呢？

王圓祿終於變成了王道士，他沿着敦煌的黨河東岸終於走到了敦煌石窟，他是由一三〇窟一直走到著名的北大像第九十六窟。王道士盡飽眼福，他趟着沒腳的流沙，從盛唐的大佛，初唐的坐佛，五代的拜佛，中唐的臥佛一路走過，在一二窟的著名中唐樂舞壁畫前把王道士看呆了，荒涼之中他走近壁畫，眨着小眼看不夠。王道士有點藝術細胞，他知道一五六窟的晚唐時期《張謫潮出行圖》，一五九窟的文殊變中伎樂壁畫也讓他這個渾渾沌沌的人能浮想聯翩，他在第一五九窟中唐時期雕塑的半裸的活菩薩前拜了又拜。踏着流沙荒草，他走到石窟盡頭沙堆半掩的三座破舊小廟前，這三座小廟當年順坡而建，當地老鄉稱之為上寺、中寺、下寺，上寺、中寺已住着幾個喇嘛，日子過得也貧苦

這位識書認字的老先生感到這其中有文章，就用旱煙袋輕輕地敲擊有裂縫的洞壁，洞壁發出空洞的聲音，老先生斷定洞壁後有空室，他把觀察到的情況告訴給王道士，王道士經過觀察和敲擊，感到這其中必有蹊蹺。王道士到底是走南闖北的人物，他狡黠近於狡猾，他若無其事地打發走了那位抄寫經文的老先生。

半夜，莫高窟除了沙丘外的狼嚎就是風吹沙鳴的呼叫，王道士一手拿燈一手拿鎬悄悄鑽進了十六號洞窟，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一切都顯得陰森森的。王道士不害怕，他當過兵，流過浪，串過鄉，走過黑，他也熟悉這洞窟的一切。他創開了有裂縫的洞壁，借着微微的燈光，着實把這位道士嚇了一跳，心禁不住呼嘯亂跳，他感到洞內雖然陰冷，但他額上卻沁出一層密密麻麻的冷汗，那個密不通風的小洞內堆得滿滿的密密麻麻的各式各樣的大小小的書卷，震驚整個世界的「敦煌遺書」被發現了。

石破天驚。歷史為之涕泣。



「敦煌遺書」(部分)

網絡圖片